



最是很难言父子间

——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

王宇 / 著

杭州出版社



最是很难言父子间

——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

王宇 /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是难言父子间：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 / 王宇著

· 一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10

(杭州文史小丛书·第1辑)

ISBN 978-7-80758-921-1

I. ①最…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南宋—通俗读物 IV. ①K24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223号

最是难言父子间

——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

王宇著

责任编辑 李利忠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封面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版 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字数 60千

印张 3.625

版印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58-921-1

定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杭州文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叶 明

主 任：孙忠焕

副 主 任：赵光育 宋传水 包伟民 王利民 徐海荣

编 委：董郁奎 楼毅生 项文惠 房友强 夏卫东

王 英 吴志坚 倪素浓 孙立波 吴 晨

张学勤 陈志坚 尚佐文 李利忠

主 编：孙忠焕

副 主 编：宋传水 王利民 楼毅生

序

近年来，杭州文史研究会坚持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文史名篇佳作的创作，组织文史领域的专业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开始编撰一套开放性的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杭州文史小丛书》。作为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精品读物，关键之处在于提倡科学化，反对庸俗化，追求通俗化。

提倡科学化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遵守历史研究规范，这是小丛书编撰成败的关键。因此，小丛书作者应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历史唯物论来指导研究杭州历史，以应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解读历史现象，以事实为依据再现历史场景，以史实为基础叙述历史进程，使小丛书充分体现其科学价值，进而更好地发挥历史科学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反对庸俗化就是要反对史学研究和著述脱离历史

本真的“戏说”倾向。曾流行于社会某些文艺领域的“戏说”，已经向史学界蔓延，并且影响到一些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有的随意编造历史故事，任意臧否历史人物，有的随意颠覆历史常识，任意解构历史场域。一些历史读物的庸俗化倾向不仅起不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反而扭曲了历史，伤害历史科学，误导广大读者，影响大众心理，危害青少年成长，并将阻碍对中华文明发展正确认知的形成，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因此，在编撰小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握这样一条原则——可以细说，但绝不能“戏说”，做到不媚俗，不从众，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全面客观地反映杭州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追求通俗化就是要以通俗易懂的表述，吸引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使杭州悠久的历史能够深入广大市民的内心，使杭州曾经的辉煌能够成为每个杭州人的骄傲，进而鼓舞杭州人民积极向上，不断进取，促进杭州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白寿彝先生曾说过：

“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因此，小丛书作者对历史价值和历史知识，既要有科学认识、正确把握；又要对读者心理有正确理解，并在坚持历史真

实性的基础上，展现历史的多样性，追求表述的生动性，从而使小丛书成为一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史读物。

小丛书的编撰就其形式而言，它既是小书，又是大书。说其小，每本仅5万字左右，可谓是袖珍读物；说其大，十本一辑，连年发行，可形成系列丛书。就内容而言，围绕杭州，涉猎广泛，无论是宫廷秘辛，还是名流轶事，均为采写对象，可谓无所不包。就时间而论，上至先秦，下至民国，既有古史阐释，又有近史新叙，可谓代代有佳作。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积极推进大众史学，开展文史知识普及的大胆尝试。我们借鉴“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方式，延请了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选择各自熟知领域中有关杭州的专题来进行撰述；同时，用严格的学术评审机制来进行把关，确保作品以准确无误的史实、通俗易懂的文字，在广大读者与博大精深的杭州历史文化殿堂之间架起一座通津桥梁。小丛书还可以作为学校课本知识的延伸和补充，让青少年读者能够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取生动确切的杭州文史知识。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也是推进杭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第一套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希望不仅能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提

高大众的文化素养，也能让市民更加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且也可为实现“打造东方品质之城，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建设和谐、美丽杭州”贡献绵薄之力。

孙忠焕

2014年8月

（孙忠焕系杭州文史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孝宗：当了12天皇太子	2
储位竞争的前哨战“皇嫡孙”之争	5
越次建储.....	9
临安挂职.....	12
参决庶务15天	16
爸爸，我已经很老了	22
过宫：制度与现实的差距	26
初郊雷雨，失魂落魄.....	30
过宫基本靠猜	33
我不是认真的	40
重华宫上访.....	47
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	53
秀才驴头谁人斫	59

谁拉了朕的裤子！	68
垂帘没门.....	74
立储不许.....	79
闪电禅让.....	83
玉玺藏在龙床里？	88
被“妻管严”毁掉的帝业	94
三败俱伤.....	98

引言

宋代是一个盛产太上皇帝的朝代。在它之前的唐代出了3个（高祖、睿宗、玄宗），它之后的明清两代各只有1个（明英宗、清高宗），而宋代却有4个之多，即北宋的徽宗，南宋的高宗、孝宗、光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宋3位太上皇帝是在近半个世纪内（1162—1200）连续出现的。南宋享祚大概只有唐朝的一半，但在太上皇帝数量上却打成平手，说明太上皇帝现象是南宋政治史的特产。而且史上最纠结的太上皇帝与皇帝的关系也出现在南宋光宗朝。

没有一个皇帝像宋光宗赵惇那样，拒绝过宫向太上皇帝请安，拒绝在太上皇帝驾崩后主持丧礼，更没有一个皇帝像宋光宗那样，被群臣上下公认为精神失常，最后被祖母和群臣联合起来强行禅让。

在孝宗与光宗父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待这本小书为您慢慢道来。

孝宗：当了12天皇太子

南宋政权的建立者高宗赵构一度有过亲生儿子，但都夭折了。赵构把北宋灭亡和缺乏继承人的原因归咎于宋太祖的后代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故在太祖的直系后代中寻找继承人。为此他从宗室子弟中挑选了几个小男孩入宫抚养，同时暗中考察挑选合适的继任人，不合适的人选则早早遣送出宫。最后入围的人选只剩下两个，一个叫赵瑗（初名赵伯琮）、一个叫赵璩（初名赵伯玖）。按照辈份，他们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但赵瑗长后者三岁。赵瑗是在绍兴二年（1132）五月被领养入宫的，赵璩则是绍兴四年（1134）夏才入宫的。由于这两个人都非高宗亲生之子，因此没有嫡庶之别（即正宫皇后所生为嫡子，其他嫔妃所生为庶子），只有长幼之序，这样看来赵瑗继承皇位的赢面很大。

绍兴十二年（1142），16岁的赵瑗顺利地自建国

公受封普安郡王，并出宫（南宋称“出阁”），另赐府邸居住。郡王是仅次于一字王的爵位，率先受封郡王后，通向太子之位的路一片光明。甚至当时有个算卦术士私下里对秘书省校书郎张阐说：“‘普’字拆开来正是並、日两个字，‘日’是象征着皇帝，这表示现任皇帝和继任皇帝同时出现了。普安郡王就是铁定的继承人，以‘普’字入封号，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张阐连连称是。其实呢，在赵瑗之前，“普安郡王”这一爵位曾被两次使用（建炎三年、绍兴六年），受封的对象都是皇后之父或皇太后之父，当时没见算命的跑出来拍“普乃並、日二字”之类的马屁，这种过度解读，无非反映了朝中有一股支持赵瑗的势力。

但是，秦桧主导下的反对赵瑗的力量也不可小觑。绍兴十五年（1145），同样年满16岁的赵璩被封为恩平郡王，而幕僚属官的配备和相应礼仪都与普安郡王一样，恩平郡王府和普安郡王府号称东、西二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自宗藩并建，道路切切，颇有异言。”（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信王璩》）至此，皇位继承人还是一个“二选一”的猜谜游戏，高宗赵构却迟迟不肯揭晓谜底。

经过15年的等待和阴晴不定的政治行情，高宗最终于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立普安郡王为皇子，并

晋封为建王，改名玮；他的竞争对手恩平郡王赵璩则于三月被命判大宗正事，出居绍兴府。换言之，赵璩未得到皇子的名分，还被请出了临安府。这样，储位的归属已经昭然若揭。但是谨慎的赵构还留了一手，建王仍然只是唯一的皇子，而非皇太子。又经过两年的考察，赵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二十八日才下诏立建王为皇太子，改名昀（shèn）。“昀”字即使在南宋也是非常生僻的字，因为建王即位为皇帝后，臣民势必要对他的名字避讳，用生僻字作为皇帝的“御名”可少掉很多麻烦。六月十日，赵构宣布禅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建王至此功德圆满，不过，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

孝宗从一个被收养入宫的宗室子弟，过五关斩六将，成为皇帝，经历了煎熬的30年，却只当了12天名副其实的皇太子，这一经历自然影响了他对接班人的考量：首先，皇位继承是国之根本，规划不妨要早，但决定必须绝对慎重，合格的继任人应该具有超常的耐心，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其次，国赖长君，南宋的半壁江山与其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胡搞，还不如由自己多执掌几年，等到继承人心智健全后再考虑政权移交。

储位竞争的前哨战 “皇嫡孙”之争

与高宗不同，孝宗无须收养宗室子弟，他先后育有四子，其中前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赵愔（邓王）、次子赵恺（庆王，后改封魏王）、第三子赵惇（恭王，即后来的光宗），第四子未及命名而夭折。这三个儿子都是郭皇后所生，并无嫡庶之别，最小的赵惇在孝宗登基时已经15岁，也不存在“儿皇帝”的顾虑。正因为如此，赵惇想要当皇帝，必须战胜前面两个哥哥。

与高宗一样，尽管明摆着邓王赵愔是嫡长子，孝宗仍对太子人选三缄其口。直到乾道元年（1165），一场关于“嫡孙”与“长孙”之争迫使孝宗不得不作出决断。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恭王赵惇夫人李氏生下一子，这不但是赵惇的长子，也是孝宗的第一个孙子，奇怪的是，恭王府并未第一时间报告孝宗。转眼

到了六月，邓王赵愔夫人钱氏诞育一子。按照宗法来说，邓王是嫡长子，他的长子尽管是孝宗的第二个孙子，却也应该是嫡孙；恭王比邓王年轻，他的长子尽管是孝宗第一个孙子，也不能称嫡孙。哪知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王淮却向朝廷进言说：“四月十五日出生的恭王之子才是皇长嫡孙，应该给予相应的礼遇。”当时宰相之位空缺，参知政事钱端礼独自秉政。钱端礼何许人呢？他是邓王夫人钱氏之父、邓王的老丈人，也是新生的皇孙的外公，而这个外孙未来的命运决定了钱氏家族的荣辱。故钱端礼对王淮的这个建议非常不满，立刻请求孝宗下令由礼部、太常寺讨论这两个皇孙的礼仪和待遇。

两个月之内得到两个孙子，孝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皇祚绵长，后继有人，忧的是他不得不立刻做出决断，而这一决断直接影响了储位竞争中三个皇子的顺序。孝宗对钱端礼说：“恭王之子只能称皇孙，不可称作皇嫡孙。王淮根本没有资格就这种重大国事发表意见，何况所言皆是邪僻之说。”于是，王淮被免去在临安的职务，外放知建宁府去了。本年八月，邓王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从某种意义说，两个皇孙的相继诞生迫使孝宗改变了暧昧含糊的态度。乾道二年（1166）六月九日，诏皇太子长男皇嫡孙赐名挺，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同时恭王男皇孙被赐

名挺，除左千牛卫大将军。一个叫“皇嫡孙”、一个叫“皇孙”，一个封从一品的荣国公、一个只是正四品的左千牛卫大将军，显示了这两个皇孙的地位已有天渊之别。

乾道元年的皇嫡孙地位之争，是赵惇在储位竞争战中吃的一个大败仗，赵惇自己排行第三已经天然地处于劣势，好不容易在三兄弟中第一个生下孙子，父皇却一无所知。相比之下，两个月后邓王之子诞生的消息却第一时间达到孝宗那里，而正是在同一天的晚间，恭王府方面的正式报告才送到孝宗那里。邓王的老丈人钱端礼在孝宗面前说：“此月三日早，邓王府先申诞皇嫡孙，是晚恭王府申到文字。”孝宗说：“朕知之，见邓王府申后，恭王府申。”孝宗的意思，是恭王自己隐瞒，迟迟不向宫中报告，两个月后看到邓王生了儿子才想起来有此一书面程序需要履行，导致其书面文件报送的时间还晚于邓王方面。假如真是这样，不但恭王的办事能力和头脑值得怀疑，连这个皇孙是否货真价实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焉知不是恭王随便找了个野孩子来滥竽充数呢？幸好孝宗并未深究何以恭王得子在前而报告在后，承认了恭王这个小男孩的皇孙地位。

从今天的眼光看，合理的怀疑是独自秉政的钱端礼运用权力从中作了手脚，恭王方面肯定第一时间就